金文最

金文最卷二十五目錄

跋書

金文最卷二十五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跋

二張相帖跋　元好問

二張皆人豪不應以書文士者責之書粗記姓名已爲過望況工妙如此耶　遺山集

樗軒九歌遺音大字跋　元好問

胙國公詩筆圖美字畫清健南渡以後楊趙諸公無不歎賞有不待言者公家所藏名畫當中秘十分之二客至相與展玩品第高下至於筆虛筆實前人不言之秘皆纖悉道之故時人推畫中有鑒裁者唯公與龐都運才卿李治中平甫三二人而已予意公畫亦必入品而世未嘗見蓋詩與畫同源豈有工於彼而不工於此者如前所書九歌遺音謂非李思訓著色趙大年小景可耳　遺山集

蘇黃帖跋　元好問

蘇黃翰墨片言隻字皆末名之寶百不為多一不為少尚計少作耶遺山集

閑閑自書樂善堂詩跋　元好問

人皆有兩足不踐荆棘地人皆有兩手不劘虎兕齒如何身與心擇善不如是從善如登天從惡如棄屣而於趨舍乖知之不審耳盜跖膾人肝顏子一瓢水均為一窖塵誰光百世祀較其得失閒奚翅千萬里所以賢達人去彼而取此道腴時雋永世味不染指作詩銘吾堂兼以勗諸己

閑閑公此詩為他人作而皆公日用之實古人謂有德者必有言又曰立言踐行公無愧焉今日見公心畫玩其辭旨不覺斂衽生敬公嘗為襄城廟學作省齋銘云言有非耶行有違耶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耶銘不滿二十言而於三省之義委曲備盡可以一倡而三歎惜今世不傳因附於此癸丑六月吉日門生河東元某

謹書　遺山集

馮松菴書跋　元好問

士大夫有天下重名然其詩筆字畫大有不能稱副者閒閒公有言以人品取字畫其失自歐公始如吾松菴丈詩筆字畫皆不減古人以人品取之歐公之言亦不爲過必有能辨之者　遺山集

蘇叔黨帖跋　元好問

叔黨文筆雄贍殊有鳳毛坡嘗云海外無以自娛過子每作文一篇輒喜數日蘇氏父子昆弟文派若不相遠俗子乃疑黃樓賦坡亦嘗辨之颶風賦亦謂非坡不能作不然亦當增入筆點竄之也風俗薄惡如此文賦且不論至如叔黨此帖其得意處豈亦坡代書耶可以發一笑也閏月十八日書　遺山集

蘇氏父子墨帖跋　元好問

次公字畫端愿而婧深類其爲人小坡筆意稍縱放然終不能改家法杞國節士八大字某不能識其妙處故不敢妄論甲寅閏月

十有七日同覺師大中清涼僧舍敬覽 遺山集

東坡和淵明飲酒詩跋　元好問

東坡和陶氣象祇是坡詩如云三杯洗戰國一斗消彊秦淵明決不能辦此獨恨空杯亦嘗持之句與論無絃琴者自相矛盾別一詩云二子眞我客不醉亦陶然此爲佳丙辰秋八月十二日題 遺山集

許汾陽詩跋　元好問

眼醫許太丞彥清示其從祖汾陽君山水圖詩語意高妙而其字畫與明昌辭人龍巖黃華黃山諸公各自名家世尤寶惜之其子右司諫道眞亦以能書稱今以汾陽筆法較之父子如出一手生平亦嘗見蔡大學安世大丞相伯堅濰州使君伯正甫三世傳字學雖明眼人亦不能辨前輩守家法葢如此汾陽守澤州日戒子云婁相任唾面周廟貫緘口寸陰大禹惜三命考甫走吾河東人至今傳誦之司諫在貞祐興定間直言極諫與陳公正叔齊名時

號陳許父子名流在中朝百餘年少有似者而彥清承其後何其幸耶彥清隱於拔者三十年拔既高又所至以善見稱謂之稱其家蓋無愧也此詩渠家青氈其寶秘之當令後人知世德之所自云丙辰夏六月二十一日晚進河東元某謹書 遺山集

張仲可東阿鄉賢記跋 元好問

東阿進士張仲可以鄉先生平章政事壽國張公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高公平章政事蕭國侯公而下由文階而進者凡二十有三人既列其姓名刻之石又謄寫別本以示同志僕意以為壽公初諫立元妃李氏再諫山東軍撥地以為得軍心而失民心其禍有不可勝言者言既不聽卽致相印而歸風節凜凜當代名臣無出其右者蕭公行臺東平威惠並舉山東父老焚香迎拜有太平宰相之目承旨公之死節雖古人無以加雖不見於金石孰不敬而仰之自餘二十人不見行事徒記爵里僕竊以為未盡何則追述前賢鄉里後生實任其責柳子厚先友紀近世名臣言行錄

有例也至於大縣萬家歷承平百年之久風化之所涵養名節之所激勸一介之士時命不偶齎志下泉以與草木同腐者亦何可勝數誠使見之紀錄如汝南先賢襄陽耆舊以垂示永久此例獨不可援乎仲可名家子有志於學故敢以相告見賈文顯之嘗試問之以為如何歲丁巳夏五月二十六日河東人元某謹書

毛氏家訓跋　元好問

渭南君避地中方正卿方從事洛陽之西樞君手書戒敕以公清廉正不昧神理為言內翰王君伯昇述之備矣某向在汴梁婦翁提舉以宗盟之故與君通譜牒相好善已數十年矣兩君資稟高亮略相仿彿言行之間有不期合而合者提舉馳驛方城御史以私憤橫造飛語遂陷詔獄一償而不復振無所告語書與渭南敘述始末終之以許國之誠惟天地神祇可知朝廷雖復知誣染亦無為昭雪之者此書正卿亦嘗見示因得并渭南手筆紬繹之私

竊慨歎東坡有言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壬辰之亂侯王家世之舊忠賢名士之裔不顯仆於草野則流離於道路者多矣大名毛氏將絕而復續稍微而更熾河潤九里澤及中表孰謂不有以啟之吾知中方執筆之際渭南之子孫弟姪固已安居於雜水之上矣己酉冬某自燕還幕府館客勤甚公夫人予姨也獲覩世德名氏敢以蕪辭繼於王內翰之後十一月二十六日姪壻河東元某斂衽書 遺山集

紫微劉尊師山水跋　元好問

山水家李成范寬之後郭熙為高品熙筆老而不衰山谷詩有郭熙雖老眼猶明之句記熙年八十餘時畫也近世太原張公佐山閑風雨有入神之妙年八十六乃終平生遺蹟河東往往有之公佐之後得紫微劉尊師尊師愛畫山水晚得郭熙平遠四幅愛而學之自是畫筆大進今年九十有七為門弟子邵抱質作春雲出谷湖天清畫千崖秋氣雪滿羣山殊有典刑抱質請予題記因為

書之此翁定襄人童丱入道道行高潔而邃於元學吾夫子謂人之生也直者於茲見之予恐後人聞翁此筆但與郭熙公佐論優劣而不知其道行如此元學如此故表出之歲癸丑冬十月旦郡人元某記 遺山集

學易先生劉斯立詩帖跋　元好問

學易先生詩絕似東坡和陶不應入江西派開閧之論定矣此詩余初到崧山時曾見之能得其意而不能記其辭搜訪一十年北渡後將還太原過東郡乃復見之鄉人王清卿家愛之深而不見之久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故喜爲之書余家唐劉長卿詩學易堂舊物是先生手所校本題云壬午六月就夏英公孫儀公家本校之字畫楚楚如唐人書盤谷序又儀眞令諱跡者皇統宰相宣叔之父是先生弟昆行有詩文二冊號南榮集宣叔錄之以備遺忘亂後唯余家有之然則余於學易劉氏豈世之所謂緣熟者耶戊戌八月六日謹書 遺山集

龍巖書柳子厚獨覺一詩跋　元好問

龍巖此卷大字學東坡而稍有斂東故步仍在末後四行二十二字如行雲流水自有奇趣惟其在有意無意之間故如出兩手耳　遺山集

閒閒書赤壁賦跋　元好問

夏口之戰古今喜稱道之東坡赤壁詞殆戲以周郎自況也詞纔百餘字而江山人物無復餘蘊宜其為樂府絕唱閒閒公乃以仙語追和之非特詞氣放逸絕去翰墨畦徑其字畫亦無媿也辛亥夏五月以事來太原借宿大悲僧舍田侯秀實出此軸見示閒閒七十有四以壬辰歲下世今此十二日其諱日也感念疇昔悵然久之因題其後赤壁武元真所畫門生元某謹書　遺山集

趙閒閒書柳柳州蘇東坡党世傑王內翰詩跋　元好問

柳州戲題階前芍藥東坡長春如稚女及賦王伯颺所藏趙昌

書梅花黃葵芙蓉山茶四詩党承旨世傑西湖芙蓉晚菊王內翰子端獄中賦萱凡九首子請閒閒公其作一軸寫自題其後云

柳州怨之愈深其辭愈緩得古詩之正其清新婉麗六朝辭人少有及者東坡愛而學之極形似之工其怨則不能自揜也党承旨出於二家辭不足而意有餘王內翰無意追配前人而偶與之合遂爲集中第一大都柳出於雅坡以下皆有騷人之餘韻所謂生不並世俱名家者也 中州集

趙閒閒書擬和韋蘇州詩跋

元好問

閒閒公以正大九年五月十二日下世此卷最爲暮年書故能備鍾張諸體於屋漏雨錐畫沙之外別有一種風氣令人愛之而不厭也百年以來詩人多學坡谷能擬韋蘇州王右丞者唯公一人唯眞識者乃能賞之耳 知不足齋藏趙閒閒眞蹟後

重刻離堆記跋

楊宏道

魯公之德之藝咸爲當代及後世之所推重蓋公以忠義爲德以翰墨爲藝二者初不相資以成名也德成名隨之藝成名亦隨之正使公不能書而忠義之節當與日星爭輝如或不遭奮厲之地有以自見而翰墨之妙亦當與金石不朽矣故張巡之節不待藝顯李斯之筆不以人廢雖然有德以發其藝有藝以華其德虎之文炳然豹之文蔚然宜乎後公數百載大人君子據德游藝愛之而不置也公嘗作離堆記書而刻之石壁上字徑三寸比他書尤瓌奇元符三年唐子西祠堂記已有崩壞剝裂之語元符距今又百餘年鄧元帥漆水郡公慮其崩剝不已寖及完處公門下客安常嘗以篆隸待詔翰林亦能以朱蠟摹書不失其眞適官於南陽某人尋某復善刋字公乃出家藏離堆記石本置其點畫缺損絕不可識者餘悉重勒之石凡幾百幾十字典刑具在唯讀之不能成文爲可惜也嗚呼魯公之書取譬則火也離堆之石取譬則薪也火傳於薪薪灰而火無盡故離堆之石可壞而魯公之書不可

泯成德之藝大矣哉懿大人君子事可以爲教於斯世也據德游藝大人君子之事乎孰謂元帥公重勒詹公之書於石非大人君子之事也歟非可以爲教於斯世也歟正大六年楊某題 小亭集

任君謨表海亭詩跋　失名

南麓老人天下奇才也世人止以能書見稱謂當爲本朝第一然誠云確論而尙不知先生所能者多矣又豈止筆札而已哉闕下國以忠貞臨政以清白至於騎射驍勇音律琴瑟丹青藝巧靡所不闕下翰墨皆所以大過人者非天下之奇才其孰能與於此東坡嘗謂詩至於杜子美闕下可以畢天下之能事不其偉歟噫坡公仙去久矣若使見先生全才如此其許可豈闕下 山左金石志

重修證類本草跋　劉祁

余讀沈明遠寓簡稱范文正公微時慷慨語其友曰吾讀書學道要爲宰輔得時行道可以活天下之命時不我與則當讀黃帝書深究醫家奥旨是亦可以活人也未嘗不三復其言而大其有濟

世志又讀蘇眉山題東皐子傳後云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畜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爲人何哉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得酒吾爲之酣適豈專以自爲也亦未嘗不三復其言而仁其用心嗟乎古之大人君子之量何其宏也蓋士之生世惟當以濟人利物爲事達則有達而濟人利物之事所謂執朝廷大政進賢退邪興利除害以澤天下是也窮則有窮而濟人利物之事所謂居閭里閒傳道授學急難救疾化一鄉一邑是也要爲有補於世有益於民者庶幾乎兼善之義顧豈以未得志也未得位也遽泛然忘斯世而棄斯民哉若夫醫者爲切身一大事且有及物之功語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又曰子之所愼齋戰疾康子饋藥子曰某未達不敢嘗余嘗論之是術也在吾道中雖名爲方伎非聖人賢者所專精然捨而不學則於仁義忠孝

有所缺盡許世子止不先嘗藥春秋書以弒君故曰爲人子者不可不知醫懼其忽於親之疾也況乎此身受氣於天地受形於父母自幼及老將以率其本然之性充其固有之心如或遇時行道使萬物皆得其所措六合於太和中以畢其爲人之事而一旦有疾懵不知所以療之伏枕呻吟付之庸醫手而生死一聽焉亦未可以言智也故自神農黃帝雷公岐伯以來名卿才大夫往往究心於醫若漢之淳于意張仲景晉之葛洪殷浩齊之褚澄梁之陶宏景皆精焉唐陸贄斥忠州纂集方書而蘇沈二公良方至今傳世是則吾儕以從政講學餘隙而於此乎蒐研亦不爲無用也余自幼多病數與醫者語故於醫家書頗嘗涉獵在淮揚時嘗手節本草一帙辨藥性大綱以爲是書通天地間玉石草木禽獸蟲魚萬物性味在儒者不可不知又飲食服餌禁忌尤不可不察亦窮理之一事也後居大梁得閱趙公家素問善本其上有公標注資緣一讀深有所得喪亂以來舊學蕪廢二書亦失去嘗謂他日

安居講學論著外當留意攝生今歲游平水會郡人張存惠魏卿介吾友弋君唐佐來言其家重刻證類本草已出及增入宋人寇宗奭衍義完焉新書求爲序引因爲書其後己酉中秋日雲中劉祁云 證類本草

妙空長老自題像贊跋 僧義由

妙空老師嗣法薦福英和而出於大宗師門下兩坐道場僅四十載凡示徒貴機用唯棒喝可語言知客道德獲此二頌囊之久矣師今示寂命工摹石益傳不朽 山左金石志

康淵贈靈巖寺西堂禪師詩跋 皇統八年 僧法雲

伏覩甲兄都運觀察贈西堂禪師佳什言超物外奇逸清高如閑淡煙雲縈巖岣岫自生光彩耳謹命工刊諸琬炎用久其傳 山左金石志

重刻嶧山秦碑跋 屑齊李仲坦

嶧山秦刻磨滅久矣宋初惟江南徐鉉有摹本贇皇李建中傳寫

得之遺余曾祖金紫公傳子孫四世踰百年靖康建炎兵火相尋舊藏文籍散落殆盡獨此刻僅存命善工勒於青社郡舍阜昌甲寅河南李仲坦志 齊乘 以上原列卷四十九

書

與遼天祚帝書 天輔二年 太祖

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上下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爲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以如約 遼史

與宋徽宗第一書 天輔三年 太祖

七月日大金皇帝謹致書於大宋皇帝隔於素昧未相致於禮容酌以權宜在交馳於使傳其期計成於大事盡備露於信華昨因契丹皇帝重遭敗衂競見奔飛京邑立收人民坐獲告和備禮册上爲兄理有未敦斥令更飾不自惟度尚有誇淹致親領甲兵恭行討伐途次有差到朝奉大夫趙良嗣忠訓郎王瓌等奏言奉御

筆據燕京并所管州城元是漢地若許復舊將自來與契丹銀絹轉交可往計議雖無國信諒不妄言已許上件所謀燕地并所管漢民外據諸色及當朝舉兵之後皆散到彼處餘人戶不在許數至如契丹虔誠請和聽命無違必不允應若是將來舉軍貴朝不為夾攻不能依得已許為定從於上京已曾遣回轉赴燕路復為敵人遠背孳畜多疲已還士馬再命使人用報前由即日據捉到上京鹽鐵使蘇壽吉留守同知王民儆推官趙拱等俱貫燕城內摘蘇壽吉先行付去請發國書備言銀絹準依與契丹數目歲交仍置榷場及取前人家屬并餘二員即當依應具形儆幅冀亮遐悰令屬秋初善綏多福有少禮物具諸別錄今差勃堇刺習管充使大迪烏高隨充副同回前去專奉書披陳不宣謹白 北盟會編

與宋徽宗第二書 天輔五年 太祖

適紆使傳遙示英華載詳別屬之辭備形書外之意事須審而後度禮當具以先聞昨者趙良嗣等回許與燕京并所管州鎮書載

若不夾攻難應已許今若更要西京只請就便計度收取如難過意冀爲報示有此所由未言舉動的期所有關封決當事後裁知亦曾熟慮春令在始善祝多祺今差孛菫曷魯大迪烏充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錄專奉書不宣謹白 北盟會編

與宋徽宗第三書 天輔六年 太祖

因旋使傳繼附音函會當命伐之時未報克期之約方將併取爰審前由來書云漢地等事並如初議俟聞舉兵到西京的期以憑夾攻不言西京就便計度以此遣兵征討及留送使船上等候見勝捷即令拘回次得行營都統所狀初狀中京委諭款降不爲依應即日攻破外興中府左右小可州城亦相因効尤以爲雖已示威本奉弔伐若便攻拔慮益傷民候收遼國欲將何往遂乃直抵山西就擒昏主無何潛覺脫身亟遁只獲行宮并女二名文武臣寮續往西京應朔蔚及西南路招討司一帶諸州縣鎮部族軍戍悉皆款附後有西京德州兩處相次背叛累行招誘竟不自新軍

令既陳無由可追又遇興中府左右合聚兵眾約餘五萬縱徒逆戰殺俘殆盡後知契丹昏主竄於沙漠分兵追捕次其餘處所並已歸降夏臺亦遣人使來議通好韃靼願邦歲貢纖又稱藩燕京一處留守國王耶律涫僭號稱尊懇誠告和未審便行攻伐或別有朝旨即日敵國新收義當存撫願爲親幸以快輿情由是親臨安慰懷睦鄰輸前書已差太傅童貫領兵相應雖未報期緣兵馬已到伐北邊陲慮昏主逃入貴界會牒代州幸無容納諒已必知而又不爲夾攻及無本會至殆難見自來計議事理的實今據前後往復因由意或如何冀示端的盛炎在候順逆天休今差李堇烏歇高慶裔等充通議使副及管押蘇壽吉家屬前去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北盟會編

與宋徽宗第四書 天輔六年 太祖

適遇使傳特示音題然已露於深悰斯未洽於舊約載惟大信理有所陳爰念前言義當可許昨差趙良嗣計議若許燕京依與契

丹銀絹數目歲交尋許燕京并所管州縣及所轄漢民如或不爲夾攻不能依得已許後來馬政至更議收復西京回書只請就便計度如難果意冀爲報示又得書示候闡舉京到西京的期以憑夾攻不言自行計度或難果意只云並如初議及絕使軺以爲非是通好之意遂止夾攻許與之辭以故昨來遣兵及平定契丹了畢未嘗報論夾攻自後燕京國王上表稱臣永願貢進薨逝後屬以其妻國妃虔誠表請縱不許爲藩輔亦無他望良嗣等方始來到且馬政元齎到事目所約應期夾攻最爲大事須是大金兵馬到西京大宋兵馬便自燕京并應朔等州入去也如此則方是夾攻若將來不到西京便是失約也貴朝若依前書實欲夾攻圖謀理須當期本朝兵馬到西京已來合依所約道路進兵相應若謂不知又謂燕南已屯重兵兼貴朝士馬發於代州北口並遠至西京地理勞逸灼然可知直至克定未曾依應今承芳翰再締新歡極邊屯相應之軍立議復幽雲之地皆非元約者也其於信義未

合許與盡僉前書至如契丹將來虔誠請和聽命無違必不允應方示大信故許燕京并六州屬縣及所管漢兒外其餘應關係官錢穀金帛諸物之類并女眞勃海契丹奚及別處移散到彼漢民雜色人戶兼平灤營等州縣縱貴朝克復亦不在許與之限當須本朝占據如或廣務於侵求必慮難終於信義所有信誓分立界至并舊來輸納契丹歲幣數目多少交割等事候到燕京續議書定式當嚴律善保殊休今差勃堇撒胡紹李靖勃堇王庭剌充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北盟會編長編紀事本末

與宋徽宗第五書 天輔六年 太祖

肅馳使驛繼附音徽雖承鄰睦之修未盡理端之素故形弊幅開導深悰昨於天輔四年趙良嗣計議燕京若是允肯自來所與契丹銀絹依數歲交及夾攻回書已許燕京地分并所管戶民若不夾攻不能依得已許爲定平營灤等州未會允應今承來書其別

處移散到漢民雜色人戶如欲收復亦非元約據上項人戶前次往來未曾透漏辭意詳明昨來斯剌等去時已曾具言兼契勘馬政來齎到事目所約應期夾攻最爲大事須是大金兵馬到西京大宋兵馬自應朔州入去不如此則便爲失約也且當朝兵馬攻下西京以至武朔曾牒代州亦未相應夾攻又良嗣齎到書所謂夾攻者本朝自涿易二州等衝要處進兵至燕京貴國自古北口烏鵶巖衝要處進兵至燕京直日臨期當朝之兵馬攻下居庸關直抵燕城下即日款降外貴朝之兵馬從無一人一騎一鼓一旗一甲一矢竟不能入燕已被戰退以故李靖等去時具言已許燕京所管州縣地分元管戶民如或廣務於侵求諸慮難終於信義今書又齎辭外平營灤等三州已係廣務於侵求斟酌此項事件違約分明義當不許爰念大信不可輕失且圖交好特許下燕京六州二十四縣等所隨屬縣所有銀絹一依契丹舊例交取兼及燕京自以本朝兵力收下所據見與州縣合納隨色歲稅賦每年

並是當朝收納如可依隨請差人使不過向前正旦受禮賀功及齎送今歲合交銀絹之外據連次所云平灤營三州亦不在許與之限外有次年已後銀絹交割處所立界至及其餘事等續議畫定如難依隨請於已後無復計議燕京令屬所寒冀膺多福今差勃堇李靖王度剌等充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天輔六年十二月日 北盟會編

太祖

與宋徽宗第六書 天輔七年

遠辱華函繼形温問因遽成於小補感特既於慶儀載循計議之辭未悉聽從之諭致煩馳報冀示誠育自來越海計議收復燕京并所管州縣元是漢地漢民已曾允應若是夾攻則與又承回示若大金兵馬到西京本朝便自燕京并應朔等州兵進洎至遣兵攻下西京牒報代州不經依應直候契丹勢傾力敗方自涿易起兵與元約不同昨於奉聖州艮嗣等來時國妃狀奏稱貫朝兵馬竊入燕京雖已殺盡幸願款附金國尚不欲違約已報許與後國

妃又申瀘溝河南大破南軍雖追捉數萬願爲金國之臣子重念如不自取慮失元許遂遣重兵攻破居庸燕京并所管州縣並已款降尋遣副使馬擴專報委細及差人就檢陳地僵屍甚衆俱是南人更有人暗知貴朝統制劉延慶已坐失律兼僞命林牙充軍查刺等已下亦稱國妃知當朝兵馬過關句退鎮南軍馬待圖逆戰蓋因自來已破大軍別無警急及至相近不敢對敵因而遁去別不敗於南軍南軍亦不會到燕京左右若是城中之人實有相順無因盡殺入城軍士依此事跡足認貴朝兵馬不克夾攻特因自力所以拘收稅賦今承奉來書事非元約稅賦隨地戶民如何般運於理本難應允見今特許每歲別交銀絹令良嗣等前去定議向來燕城倘賴貴朝攻下無由更收稅色實以自力收獲故也既以相許即委所司勘會乃命宣諭國信使副於內只收合直一百萬貫物貨回奏良嗣等稱奉御筆且許銀五萬兩絹五萬疋如不允應便添十萬仍議西京在內更或不許西京別作一段猶不

允從添綾二萬入二十萬數更或不允綾在二十萬數外以上別
不奉到宣旨不敢自專顧遣使人齎書計議據前年合交銀絹數
內先已將到二十萬疋兩尋委舊曾交割官員檢辦收領緣稱絹
貨下弱不並前來令請依與契丹一般者交送據平灤等州不在
許與之限已曾書報倘廣務侵求雖終信義無煩理會況平州已
爲邊鎭所有脅虜投過民戶別諭良嗣等省會去訖所據今歲代
稅合要物帛絲綿諸翻色數並依中等價直別有劄目如可依從
即請一就起般年前并今歲合交銀絹依契丹數目送至燕京用
賞軍人外據代稅絲綿諸物定於今歲十月交割內絲綿並須燕
京土產外自今歲已交割銀絹一一依準舊例分破五番般運押
送至平州路界首交付及示盟誓凡百事節皆遵此約長世不違
貫憑同盟所有封疆可自燕京所管州縣地分與平州界至其間
畫立其賀正信使彼此各請預先一日到關生辰人使以十月三
日受禮依上到來外賀貫朝生辰並依舊來契丹發行月日到關

仍於穩便處所起置榷場所有燕京并隨州縣民戶不少若許計議不見定一自難安撫苟失今年播殖將來住係何處卒難拯濟如或難以準隨請各只依契丹往例施行仍速勾退過界兵馬候當春始善視多祺少有禮物具諸別幅今龍圖閣直學士大中大夫趙良嗣回專奉書陳達兼謝不宣謹白 北盟會編

金吾案大金弔伐錄載此書略有異同附錄於後

往歲越海計議興兵夾攻每有克獲所得者取後違此約獨乘遼勢上衰以行侵討而反反被追襲聞軍帥劉延慶等已坐責罰又燕京僭號普賢女上表再三乞請稱有南兵入諸城力戰破之殺戮殆盡歸命上國願爲附庸猶存大信以先許宋命之請若彼能如元約夾攻克捷則事不在言既出問得而分付理應有報是以宣諭趙良嗣等合取時貢銀絹其準一百萬貫良嗣等言奉旨並請西京路地界若不從所請止得燕京二十萬疋兩設猶未允更加綾二萬疋外不敢擅加今相度燕京諸州土廣人眾今取與求

決豈可輕易便行分付請抽退臨邊士卒

與宋徽宗第七書 天輔七年　太祖

使軺薦屆榮訊迭承既增歲幣之優深悉善鄰之意俟成誓約永保惟和來書云所言代稅物貨并事目所載色數價值交割月日處所與畫定界至遣使賀正旦生辰及置榷場事並如來示所論備詳美意外今年合交銀絹稱候到依契丹舊交日月交割特異元書理合一就重念春農般運不易由從來意其銀絹請似前來與契丹物色一般者交送所有燕城候各立盟誓然後交割今立誓草付國信使副到請依草著誓至日當議復盟春律在中冀膺多福今差勃堇甯朮割度刺充國信使副撒盧毋充計議使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詞並誓稿陳達不宣謹白

事目

前者趙良嗣到上京軍前計議五代以後陷入契丹舊漢地州縣特許燕京再差馬政更議西京回書只請就便計度收復尋為彼

不能收復本朝自行撫定又差良嗣等來議稱燕西京南京已會
計議緣為西京不在許限只許燕京所轄六州來書云其西京別
作一段今來又令良嗣等計議西京欲一就收復雖貴朝不經夾
攻而念兩朝通和實同一家必務交歡篤於往日今特許與西京
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嬀儒等州并地土民戶其已西并北一帶接
連山後及州縣地土人民不在許與之限據所許民戶土地甚多
自來攻伐撫慰將帥士卒艱苦不少今來別無再索經略請差人
交割其諸事理已宣諭良嗣等去訖來書稱契丹出沒今差人押
領大軍往彼處踏地里交割發行月日已諭使人省會所有盟誓
候交割了日議定

誓草

大金大聖皇帝創與併有遼國遣使計議五代已後陷入契丹燕
地幸感好意特與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并屬縣及所管戶民緣為
遼國尚為大金所有以自來交與契丹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

并燕京每年所出稅利五六分中只算一分計錢一百萬貫文合值物色常年般送南京界首交割色數已載前後往復議定國書兩界側近人戶不得交侵盜賊逃人彼此無令停止亦不得密切閒諜誘擾邊人若盜賊併贓捉敗各依本朝法令科罪訖贓罰賊雖不獲蹤跡到處便勒留償若有暴盜或因別故合舉兵衆須得關報沿邊官司兩國疆界各令防守至如將來殊方異域使人往來無所禁阻所有久通歡好庶保萬世苟違此約天地鑒察神明速殃子孫不紹社稷傾危（北盟會編　大金弔伐錄）

與宋徽宗第八書（天輔七年）　太祖

累交禮聘敦請世穌復紆使傳之華克示載書之信指以萬世昭然一言茲見繼好息民之心而得親仁善鄰之美義欲存以堅久事更具於宣陳據燕疆界至今依兩朝差去人員同行檢視分割為定所云夾西京邊界夾攻契丹皇帝事已遣近上官員押令大軍勒於今月十一日於彼應會仍報宣撫司凡關夾攻事件須令

與差去官員計議從長施行其邊界亦依劃定領受仍已諭使人御合有回謝禮數并報復文字送付差去軍下官員前次計議取彼掠并逃去人戶雖令宣撫司交付御只推延不肯早行發遣至今一未結絕必若邊官邀功違約展轉如下不切稟從實開引照紊亂有失將來久結歡好若是再取如此人口亦仰所司宜疾速發遣又以契丹國皇帝在陰山夔離不在奚部山谷以此兩處句當軍事今取嶺北鶩濼坐夏相度所謀雖同如或不泯後患地里咫尺特關貴國自餘分遣別路兵馬須是當朝供給只據收捕夔離不契丹皇帝兩路兵馬糧食合銷米一萬石宜早收分取月日於檀州歸化兩縣處分路般送到即候回報款炎在候寶當是期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北盟會編 大金弔伐錄

與宋誓書 天輔七年 太祖

維天輔七年歲次癸卯四月甲申朔越八日辛卯大金皇帝致誓

於大宋皇帝闕下惟信與義取天下之大器也以通神明之心以除天地之害昨以契丹國主失道民墜塗炭肆用興師事在誅弔貴朝遣使航海計議若將來併有遼國願還幽燕故地當時曾有依允迺者親領兵至全燕一方城池不攻自下尚念姑欲敦好特以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并屬縣及所管戶民與之如約今承來書緣為遼國尚為大金所有以自來與契丹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并燕所出稅利五六分中只算一分計錢一百萬貫文合直物色常年般送南京界首交割色數已載前後往復議定國書每年并交綠礬二千栲栳兩界側近人戶不得交侵盜賊逃人彼此無令停止亦不得密切間諜誘擾邊人若盜賊并贓捉敗各依本朝法令科罪訖贓罰賊雖不獲蹤跡到處便勒留償若有暴盜或因別故合舉兵眾須得關報沿邊官司兩國疆界各令防守兩朝界地內如舊不得遮堵道路至如將來殊方異域人使往復無得禁阻所貴久通歡好庶保萬世苟違此約天地監察神明速殃子孫

不紹社稷傾危本朝志欲協和萬邦大示誠信故與燕地兼同誓納苟或違之天地鑒察神明速殃子孫不紹社稷傾危如變渝在彼一準誓約不以所與爲定專具披述不宣謹白 北盟會編

與高麗文孝王書 收國元年 太祖

兄大女眞金國皇帝致書於弟高麗國王自吾祖考介在一方謂契丹爲大國高麗爲父母之邦小心事之契丹無道凌轢我疆域奴隸我人民屢加無名之師我不得已拒之蒙天之佑獲殄滅之惟王許我和親結爲兄弟以成世世無窮之好仍遺良馬一匹 高麗史

報宋獲契丹主書 天會二年 太宗

六月日大金皇帝致書與大宋皇帝闕下大寶之尊允歸公授守不以道怒集人神故先皇帝舉問罪之師迨眇躬盡繼恢之略尤賴仁鄰之睦生獲昏主之身人心既以歡私天下得以治定爰馳使介肅示披陳逖惟聞之諒同慶慰今差復州管內都孛堇李用

和朝散大夫守鴻臚卿知太常禮院騎都尉太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王永福充告慶國信使副少有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大金弔伐錄

問宋就館迫取國書書大定十四年　世宗

盟書所載止於帝加皇字免奉表稱臣稱名再拜量減歲幣便用舊儀親接國書茲禮一定於今十年今知歲元國信使到彼不依禮例引見輒令迫取於館姪國禮體當如是耶往問其詳宜以誠報金史

答宋請免親接國書書　世宗

非循定分之常復有授書之請謂承大統愈見自尊奈何以若所為尚求其欲矧曰已行之禮詎得而更金史

答宋孝宗書　世宗

叔大金皇帝致書於姪宋皇帝和約再成界山河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洛以為言援昔時無用之文瀆今日既盟之好既云廢祀

欲伸追遠之懷正可奉遷卽候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柩亦當並發於行途抑聞附請之辭欲廢受書之禮出於牽易要以必從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事當審處邦可字休方居霜嚴善綏福履今因資政殿大學士范成大等回專附書奉答不宣大金國志參周益公集思陵錄

復宋孝宗告哀書 大定二十八年

世宗

遠馳信傳遽及訃音審色養之永違諒孝思之罔極方敦親好深用惻傷尚勉節夫哀情庸善綏於沖福思陵錄

復宋孝宗遣使賀正旦書

世宗

文杓協運肇開歲律之祥信使來同敦講世和之好婉書辭而稱祝粲幣物以陳儀併戢腆勤惟深欣懌思陵錄

慰宋孝宗書

世宗

頃達訃音遽聞大故念久敦於世好殊深軫於中懷載飭信使往申慰問尚順禮經之節用綏孝履之和思陵錄

復宋孝宗遣使送遺留書　世宗

頃達哀訃諒方切於孝思繼獲函書審夙承於遺命飭行人而展好齎信幣以將誠感愴良深歎宣罔既 思陵錄

復宋孝宗遣使報謝書　世宗

頃聞凶訃想極悲傷馳遣使車往爲弔祭在叔姪情當如是於國家禮亦宜之復致函書備陳謝悃念方罹於夏暑冀少節於哀悰 思陵錄

賀宋孝宗誕節書　世宗

寒風初居律正上冬良月就盈祥開誕日爰遣皇華之使往敷慶幣之儀尙介壽祺用堅盟信 思陵錄

賀宋孝宗正旦書　世宗

獻歲發春式屬亨嘉之會順時講好益敦信睦之風爰遣使車往敷慶幣方履新陽之序茂膺多福之宜 思陵錄

詳問宋國書　宣宗

云云兩國和好幾及百年南北生靈不見兵革彼之所及我之餘也不圖曩者泰和間彼國君臣狃於釁勇蓄禍之言妄有無名之舉我朝不得已以兵應之彼既異始圖不克遑恤於我於是有增幣易叔以伯之請我章宗皇帝重念彼國傷殘之故曲從和好仍歸淮漢已得之地恩至渥也既許乞盟之後庶幾為度德量力之事謹畏天保民之戒豈意利我敵釁頓違盟誓累年譎詐不共歲幣帥我叛亡以蕩搖我邊陲我邊臣憤怒自率所部以報東門之役庶可少懲矣且復保我漣水扇惑我山東之民遣釁百端不忿伯姪無窮之好僥倖於不可知之勇似不審輔車相依之勢將復蹈覆車之轍也我廷臣固請曰彼忘累聖之恩幸吾一旦之釁自以鞭長不及馬腹不知牛雖瘠僨於豚上其可幸乎便可興師聲罪往伐何念彼界生靈何罪故遣使臣先以文告仍以大兵壓境若能改圖一遵舊約則又何求如其不然自啟禍端罪有歸矣既違三靈之心恐貽九廟之悔事勢至此雖欲乞和不可及已故令

詳問其審圖之云 滏水集

回宋國賀正旦國書

春陽啟序適當獻歲之辰使驛馳緘遠預履新之慶旅陳器幣備縟情文具孚誠意之休益締前盟之好 滏水集

回宋國賀萬年節國書

陽和應律適臨姑洗之辰使介馳軺遠賀誕彌之節肅陳禮幣祇達近函覽誠意以具孚保歡盟而益固 滏水集

回夏國賀萬年節國書

遠馳使驛來展賀儀念誓好之方隆故情文之俱盡其爲悅懌曷罄敷陳式屬凉秋善綏福履 滏水集

上世宗書 昭德皇后

嘗謂女之事夫猶臣之事君臣之事君其心惟一而後謂之忠女之事夫其心惟一而後謂之節故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貞以此也妾自揆蒲柳微軀草茅賤質荷蒙殿下不棄得諧琴

琵之歡奈何時運不齊命途多舛打開水面鴛鴦拆散花間鸞鳳妾幼讀詩書頗知義命非不諒鑒樓之可嘉見金之可愧第欲投其鼠恐傷其器是誠羝羊觸藩進退兩難耳故飲恨以行揮涕而別然其心豈得已哉誠恐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云爾妾既勉從君危幸免逆亮不知此意以爲移花就蝶飢魚吞餌矣吁燕雀豈知鴻鵠志哉今至良鄉密邇京國則妾潔身之機可以還矣妾之死爲綱常計縱偷生忍辱延殘喘於一旦受唾罵於萬年而甘聚麀鶉奔之誚詎謂之有廉恥者乎妾之一死爲後世爲臣不忠爲婦不節之勸也非若自經溝瀆而莫知者比焉逆亮罪惡滔天其亡立待妾願殿下修德政肅紀綱延攬英雄務悅民心以仁易暴不占有乎矣殿下其臥薪嘗膽一怒而安天下勿以賤妾故哀毀以傷生而作兒女子態也裁書永訣不勝嗚咽痛憤之至採璧以上原列卷五十

金吾案採璧明孫惟熊撰中載昭德皇后上世宗書未詳何本姑錄之以俟續考

金文最卷二十五

金文最卷二十六目錄

書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書

復遼耶律捏里書　完顏杲

閤下向爲元帥總統諸軍任非不重竟無尺寸之功欲據一城以抗國兵不亦難乎所任用者前既不能死國今誰肯爲閤下用者而云主辱臣死欲恃此以成功計亦疎矣幕府奉詔歸者官之逆者討之若執迷不從期於殄滅而後已　金史

與宋理宗索逃人書　天會二年　完顏杲

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并奚王府路都統撻懶南路都統闍母等節次申前後各管處所亡去張覺李石鼻思并招過及自南京迴去又張覺等邀截下郎君習姑及援送燕京趙發統軍司所管以上逐起職官百姓工匠及諸軍下亡去驅使人口軍人妻室并劫掠偷遞過孳畜財物自來累具文字移牒大宋河北河東路宣撫司

河東雲中府經略安撫使等司燕山府代應朔武等州取索度推
註不爲分白憑驗伏乞朝廷詳酌勘會兩朝誓書盜賊逃亡無令
停止亦不得密切閒諜誘擾邊人及約定所許州縣所管民戶其
餘色人戶並不在許與之限今據逐處奏前件因依緣由稱見獲
憑驗由自推註不爲分付係違負自彼顯然若止以違約推延便
望休止亦不誤矣所據隨州縣因官寄客居契丹人戶并逃亡招
過及上件邀囘劫掠偸遞職官百姓工匠驅使婦女孳畜財物等
如敦守誓約請依在邊帥臣所諜數目交代仍指揮逐處禁止乞
囘示大金弔伐錄

與都統杲書　宗翰

遼主窮迫於山西猶事畋獵不恤危亡自殺其子臣民失望攻取
之策幸速見諭若有異議此當以偏師討之金史

再與都統杲書　宗翰

初奉命雖未令便取山西亦許便宜從事遼人可取其勢已見一

失機會後難圖矣今已進兵當與大兵會於何地幸以見報 金史

與宋閹人河北河東陝西等處宣撫使廣陽郡王童貫書

宗翰

天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大金骨盧爾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致書於大宋宣撫郡王閣下憑傳來信復沐使音未孚結約之誠難避重煩之議領兵前去之由已載別牒且兩朝之事若不互相容會須至戰爭夫如是則豈惟豳危轉甚更恐生靈枉罹塗炭是用遣人以俟雅報盍以宣撫郡王所為結約和會契義最舊況承來文若謂更有可議務在通融商量伏念宣撫郡王有輔立之功位望所重必謂議以讜言扶斯將墜與其交鋒爭戰以傷生民甯若酌中兩便為計果能如此其於貴朝非止社稷久享安全更獲兩下益固歡和然後郡王忠孝克保終始長守富貴民賴其善為天下之幸甚豈不美哉昔契丹請和之日朝廷限以遼為界不見聽從乃及今日所望取為前鑒審觀時勢與差去官員詳議定一律

正嚴凝佇膺多福今差昭文館直學士王介儒孛堇撒離毋專奉書披述不宣　大金弔伐錄

復謝宋欽宗書

天會四年三月日大金骨盧爾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頃雖結釁卽復尋盟爰遣使以報誠遂致書而爲問更多賜遺巳劇感藏所有事理別差官齎牒三省樞密院去訖淑律正融佇膺多福今差利州管內觀察使銀青榮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侍御史上騎都尉蘭陵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蕭仲恭朝議大夫守太僕少卿驍騎尉天水郡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趙倫充回謝使副謹奉書陳達以聞不宣　大金弔伐錄

上宋欽宗書　宗翰

三月十七日大金骨盧爾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謹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近準僉書樞密院事路允迪齎書前來稱河北路軍前講和了當議定割太原中山河間三府允迪奉差交割太原府界

至今月初四日軍兵將回以道路隘窄注滯計會允迪宋彥通滕茂實同當府差下官員先赴太原交割施行今月十七日師次南關比有路允迪使臣談某何偉來到軍前稱太原府今來所降詔書與先奉指揮不同不肯出迎詔書不伏交割申議合交界至未見了絕難便退師見於太原府并左右州縣逐有草料屯駐幸無疑惑律正暄和願膺多福今因人使請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大金

復宋欽宗乞割免三鎮書

七月二十三日大金骨盧爾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宗翰謹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適因專介祗受緘封既蒙示其悅悰疊承遺以聘幣禮宜復辦迺具幣章伏念今年正月十五日誓書分畫太原中山河間一帶比至立了疆界屯兵以來於內別有變亂當朝應管擒制交送者今雖未服向所言出於至誠則縱此不報亦宜自制副於前言以示篤和及云戒所過不得邀遏回兵當府故謂若不蒙

戒嚴則想皇姪之師未免易退乎況竊三府以死力抗而曰自非大朝之令夫言如此誠意安在燕雲之地係皇姪巳言之事何由再舉又來書再念邊釁之啟在往年之姦臣今復不守約累遣兵衆寇援太原目下又聞人馬前來徒使愚民遭罹拏戮此實可愍繫自於誰的非仁明之用心也若長懷此志果爲後悔當府巳具細申奏取候指揮次伏惟照察律啟微凉佇膺多福今因閤門宣贊舍人張亢同謹奉書陳謝以聞謹白　大金弔伐錄

復宋欽宗乞免割三鎭增歲幣書　宗翰

天會四年九月十六日大金骨盧爾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謹按來書以別遣使大金皇帝者竊見大朝凡有事繫於聞上者臣子之分不得輒自施行但不知貴朝體例如何然其赴闕人使具申奏取候指揮蓋不敢擅爲援引外三鎭堅守事粗知仔細今來卻稱三鎭之民懷上顧戀以死固守雖令不從誠意安在若欲以稅充歲幣肯於從初議約交割以立嚴誓嚴

誓總立今又別議想其用意徒然以僞計苟望歸復縱不克遂須撤土民觀其太原詭於前謀堅壁不降盡皆屠戮此之事節猶未理辨況先準已降聖旨遣使何罪去訖所望諸事並依已去書意分白垂報仍自今後以此無信事理幸無遣使虛勞往復律正極涼伏膺多福今因太原少卿陳之詳等回專奏陳謝以聞 大金弔伐錄

再復宋欽宗請免割三鎮書　宗翰

天會四年十月二十日大金骨盧儞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會驗今年正月十五日誓書三鎮比至立了疆界屯兵以前於內若有變亂處所當朝自當應當擒制交送者今承來書守臣求救既以忠孝爲言將士請行欲展急難之義則上所立嚴示大宋皇帝自爲渝變而王雲等至皇子右副元帥軍前所承事目稱奉本朝皇帝口宣本朝大臣有懷姦之人致信義有虧由此而言則歸罪於臣下也豈其事之中異端若此之多因未

知所言數是可取又來書云願以歲租之入增爲歲幣之常者且以三鎮之地土人民既割爲我有其所出租稅必竟何歸此雖不敏亦望粗曉況聰明者乎又王雲事目今罄竭府庫應副犒軍之用恐不能如數實出窘匱以此詳味特謂徹府惟貪犒賚之用且官兵之所以舉者蓋行弔伐之義也尙所見如彼是知貴朝之不知罪已而惑之甚也此中事理早遣人使入國問罪日月淹久猶不同程幸望高懷從其幣幅微寒屆候善保多福今因秘書少監李若水等同專奉書承謝 大金弔伐錄

上宋欽宗請以黃河爲界書 宗翰

大金骨盧爾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近日恭依宣旨遣使問罪來意雖以委任不當爲辭然不肯服罪致領重兵河北河東兩路齊進所經州縣軍府服者撫之拒者攻之今月十六日已到澤州界不往前進及所遣先鋒今月十四日已過黃河不施船栰不由渡口直涉洪水諒亦洞悉載惟大宋屢變盟

言若不以黃河爲界終不能久故今議定河北河東兩路先行收撫其中或有來自河外者不拘甚處人民並合一例存撫然念拋鄉之人亦議定自河外見在兩路未下州府官員兵人並許放回請差近上官員前來交割引出俾見家小仍服罪訖一面先具凡所聽命不遷國書同示如或不見依從稍爲遷延將恐刑招悔咎律正凝寒善祈多福今差保靜軍節度使楊天吉昭德軍節度使王汭孛堇撒離毋前去奉書陳達不宣 大金弔伐錄

送范仲熊歸宋書 宗翰

天會五年四月日骨盧爾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謹致書於南朝

皇帝闕下早者攻下懷州內有鄉貫係河南人以不係朝廷措置州縣人民隨軍將帶前來比至汴京了畢權令鄭州就糧養濟除情願歸降人已發遣過河北外內有不願歸降人從事郎懷州河內縣丞范仲熊遣令還鄉仰冀英聽俯爲亮悉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北盟會編

報劉豫推戴張孝純書 天會七年 宗翰

戴爾者河南萬姓推孝純者獨爾一人難以一人之情而阻萬姓之願爾當就位我以孝純輔爾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與夏國議和書 天輔六年 宗望

奉詔有之夏王遼之自出不渝終始危難相救今茲已舉遼國若能如事遼之日以效職貢當聽其來毋致疑貳若遼主至彼可令執送 金史

上宋欽宗請鄆王為質書 天會四年 宗望

承計議使副知樞密院李棁尚書工部侍郎鄭望之等齎賜御寶文字深悔前非再求盟好傳之無窮永同金石仰認至誠實為大利雖有報復之心載維元從大聖皇帝結好暨我今皇帝旨諭丁甯德意寬大拯救生靈塗炭宜舒舊憤以示新恩當開誠心與修和睦今差元部旋節度使賈利復州管內觀察使高永義諸軍都部署判官司農少卿張愿恭與前次差人使同去計議其諸事條

具如別幅若可依從請皇弟鄆王并太少宰科一員不踰是日來赴軍前權宜爲質更或不欲施行無煩理會伏候端的

事目

自新結好已後凡國書往復並依伯姪禮體施行今黃河更不爲界可太原中山河間等府一帶所有地分畫立疆至將來撥屬本朝於內城池別有變亂責朝應管擒制交送來示改添歲幣七百萬貫今減五百萬貫除自來已合交送銀絹兩色外擬只歲輸二百萬貫物貨以上並入御筆誓書鄆王權質候過黃河便擬歸還太少宰科一員祗候交撥定疆界亦便放還合要賞軍兵物并書籍下項書五監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雜色表段一百萬段絹一百萬疋馬牛騾各一萬頭駝一千頭北盟會編

上宋欽宗減放物帛書 天會四年 宗望

大金都經略處置使兩路都統斡離不正月十四日大宋皇帝遣來使副李鄴高世則等降到誓文大開詳審推見聖意勇於改悔

求踐舊好敘定兄弟之義卜於萬代更不渝變斯乃社稷生靈之福也當司深爲感切遂解重圍收聚兵馬鈐束將校更不令驅虜殺戮既復舊約欲成長久竊慮歲輸物帛稍多難以經遠施行兼奉宣命若能悔賣委酌中理會今又特減放一百萬貫常年只納一百萬貫文折納并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仍爲今歲分撥疆土事忙乞直候來年正月依應舊例交納所有誓書乞早賜差遣國信使副就赴闕下告同誓書當司亦準備具此申奏次如交割結絕之後苟有違變神明得殛俾墜其師今差都管契丹兵馬輔國上將軍耶律度福州管內觀察使隨駕教坊都提點王訥充計議使副伏乞照察謹奏 北盟會編 大金弔伐錄

上宋欽宗再立誓約書 天會四年　宗望

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斡離不上書於大宋皇帝闕下今月十四日差李鄴等賜到誓文暨皇弟康王并少宰一員至仰體聖慈深增倍喜事苟不然其如社稷生靈何今既轉禍爲福重踐歡好

惟望貴朝不失農業早令當司兵馬無稍駐泊益彰至德當司已鈐束逐處軍兵更不令驅虜殺戮所有國書再立誓約乞賜盡言遣差信使將擎來付當司待還發遣赴闕即日一見康王便如兄弟相次事過即時遣還願勿憂疑更有但係亡遼契丹奚漢渤海雜類人等無令刼掠傷民早為交割今月十一日夜南方天見赤氣直至天明詳其分野正臨都邑能盡至誠務敦大信反身修德必底消禳緣念義同一家別白奏達謹上 北盟會編 大金弔伐錄

復謝宋欽宗書 天會四年

宗望

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斡離不謹奏謝大宋皇帝令承復降御寶文字為問報每遇生辰聖節及正旦遣使專附問許之儀并賜到珠玉疋段等物稠重恩德何可勝言又言歡盟既定盡出周旋循省以來頗多惶懼此蓋皇帝英明獨斷歡好再成社稷永安生靈賴慶斡離不依準本朝皇帝宣命施行恩從聖造事靡已為永

念于茲雖當旨意惟願兩朝久惇信義世固和成下順人情上協天意今既事同一家仍慮百姓有妨農務所索牛一萬頭乞行罷去伏乞照察向融春律和洽整襟謹謝 大金弔伐錄

報宋欽宗句抽圍城兵馬還營書 宗望

天會四年正月日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斡離不謹上書於大宋皇帝闕下復沐聖私以御書見賜諭言委曲存問稠重揣分尋涯何以勝此云大軍已到太原抑恐河西兵馬乘隙深入願速攔約恭奉敕旨非敢怠慢當司已準備發遣先來計議王介儒撤離毋及在此親信人與御前差到宋彥通等同去融會河西軍兵請元帥府就便指約次再立到誓約國書言出至誠可傳萬世本朝興復焉敢異斯所保歡和必深爨昔據安置定圍城兵馬今月日並句抽還營應在城側近者十八日亦令退去於後輜重已差約頓更不許過河信德眞定等路駐下軍兵嚴行鈐束不得虜掠燕京知院侍中統押漢軍續次待來近以差人指約去訖伏惟炤察

謝宋欽宗賜物書 天會四年 宗望

差去使人王訥至伏蒙聖慈回賜到沈香山子花犀玳瑁酒器并奇獸珍禽等斡離不無任感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書奏謝以聞 北盟會編

遣計議使副及回謝書 天會四年 宗望

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斡離不謹上書於大宋皇帝闕下差去人使李士遷等回伏承御書特加溫諭尋繹研味言悉由衷敦固歡盟益光聖德陛下既全終始質諸天神況斡離不等永念同盟敢不祗畏近知樞密院李稅等至懇以金銀闕數欲將寶貨折充理當循從奈士卒輩有失元望可否之間實難於心復蒙示諭謂膚髮可捐猶且不吝言極意切感惻倍深靜而思之兢惶交至竊緣大議已定豈可因茲細故不終恩意乃於金內特減一萬錠準五十萬兩兼為講和已後大事根取糧草雖經嚴切鈐束不得非

分其間不無侵耗亦合約量更減銀一十萬錠準五萬表裏十萬段疋上件所減物色并係合節次交送四停之數仍於見交六停金一色內更許準一萬錠外者乞依所指五日齎送所在驛馬幸在京取刷肥壯交送如或決難送數當依馳畜例抵折起運前來外中山河間兩府亦望差遣近上親信之臣嚴賜敕旨令從隨少宰專行管句交撥疆界及就便於河北至眞定府其間州軍應有係官金帛取索充填歇下之數更或難可應送擬準見奉御寶文字續次交送近者猥被聖恩賜到內樂百餘人不欲使去父母之邦尋用放還辱從所請咸藏之至無任下情外據所割三府見任職官內不係本土之人恐有知識欲要者椿定姓名垂示即當發遣如不見公據請不收留內太原一路官員乞便於交割宣內分明開示亦憑依應施行今差韶陽軍節度使耶律忠少府監充乾文閣待制太平甫充計議使副奉書奏謝 大金弔伐錄

上宋欽宗問劫寨兵馬書 天會四年

宗望

今月初一日夜五更時有步騎軍沿孟陽河東西三處北向奪橋詰朝又於大軍營西南刦陳前來當司量遣兵馬隨路禦逐曾未踰時殺傷兵卒甚衆所獲器甲鞍馬其數甚多緣當司不識是甚處兵馬及從何來願示其詳李稅王訥所計議事亦望端的垂諭日近所送元定賞軍物貨其闕甚多幸無依前稽滯今差檀州刺史張恭禮充計議使謹奉書奏聞 北盟會編 大金弔伐錄

上宋欽宗索犯夜者書　宗望

天會四年二月五日大金皇子都經略處置使斡離不謹上書於

大宋皇帝闕下昨以太上皇誕膺神明奉命致討正月七日大軍直抵都城方謀攻拔特承遣知樞密院事李稅等具言上皇自省前非傳位播越以代上皇引過求誠遂依元奉宣命酌中計議復尋舊好盟著誓書有如皎日始者不忍貴朝宗社顛覆生靈塗炭遂用解圍至於四面園館屋宇都無所毀及放黃河更不爲界元許歲輸七百萬貫仍於見交金帛之數減免頗多本欲貴朝如此

大義結以至誠矧誓墨未乾神聽甚邇理當祗畏豈可背違何期
俟爾發兵竊犯營壘自取違禍前日之事起自上皇今日之爲所
咎安往遂使師徒疑撓別欲施行差去人使王炳同狀審皇帝召
以面諭言輙流涕及承所賜書云初聞甚駭寢食俱廢謂以執政
姦臣姚平仲等妄作生事貪功誤國及陳所不敢舉者三詞意懇
切聞之惻然當司詳認實自向誤國者不度強弱之勢禍福之理
徒以弄兵殘民欲徼一日之幸重念皇帝即位日淺斷不自衷而
宗廟社稷幾爲此輩所隕實可傷惜乃令諸軍復罷攻取仍依已
立誓書一切爲定其造意執政姦臣及姚平仲等可日下執送軍
前以塞衆怨從來雖以康王少宰爲質決是無敢顧惜輙敢有此
侵犯更以王叔越王駙馬曹都尉同質軍前并於太宰李邦彥樞
密吳敏二人內科發遣一員交換少宰張邦昌亦候割定疆界同
將發遣外據歇下騾馬金帛疾速交送如或有所不從幸賜端的
垂示今差福州管內觀察使隨駕教坊都提點王汭安州團練使

耶律甯充計議使副謹奉奏聞謹白大金弔伐錄

上宋欽宗送還康王書天會四年　宗望

使至送承來諭請送康王備聆聖心懷注之切今如命遣送前去緣以康王久留軍中謹贈金一萬錠聊用壓驚式表微意謹奉書奏聞謹奏北盟會編

班師辭別宋欽宗書天會四年　宗望

大金皇子郎君斡離不等謹上書於大宋皇帝闕下昨者受命專征以上皇渝盟是問靈旗南向直抵京城今者伏承皇帝嗣位再請修好遂遵依元奉詔旨酌中計議著定盟約曰復爲貴朝奸臣誤國妄起釁端於是當司實懷疑憤乃蒙宸翰諭以孤危哀痛之誠重遣同氣近姻之質深諒大信克保有終前日之盟非此爲比且自大軍之來資索頗多上瀆聰明下匱民庶事在不已固非樂爲竊惟兵火一縱收之實難自非恭承今日皇帝仁明遠略屈已愛民安能使此禍危翻然爲福今茲大計已定而後無以舊事爲

念惟祈皇上示停誠意其庇百姓又承皇上所賜書內謂越王以叔父之尊平日奉事姚平仲死於鋒鏑李綱正從貶責其餘宰執聞求退罷免者甚衆既聞此言敢不守聽及蒙諭城中軍民不奉號令實恐轉生變亂以貽聖憂當司本圖安定貴朝宗社永固和好遂令城下諸軍退保舊寨須是即日班師伏念陛下即位之初必欲推恩布德以悅衆志特於元定賞軍物內減金一萬錠銀一十萬錠表一十萬段以充振乏廣施之用外有賜下金帛頭疋更望止於今歲逐月接續交還今方言旋非不欲詣闕廷展辭少敘悃愊以在軍中不克如願謹遣左金吾衛大將軍權宣徽北院使韓鼎裔桂州管內觀察使耶律克恭充代辭使副有少禮物具如別幅謹奉書奏辭以聞謹白北盟會編大金弔伐錄以上原列卷五十一

班師謝宋欽宗書天會四年　宗望

比者已復舊好即議還師復望聖慈特差開封府少尹就詣軍中賜斡離不等茶果龍腦酒樂并差去人使韓鼎裔回復承親賜通

天扉御帶一條以隆餞別之禮仍被溫旨重稠昭宣大信仰認聖
慈曲周用殫砥厲欽領之餘尤增慼劇當司遂促歸期今月十日
已令大軍旋旆所祈陛下社稷載甯生靈休息今差靖江將軍節
度使高僧奴隴州防禦使大大迎充賀有少禮物具於別幅謹奉書
奏謝以聞 北盟會編 大金弔伐錄

上宋欽宗問元割三鎮書 天會四年 宗翰 宗望

大金骨盧爾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同致書於大
宋皇帝闕下頃因越釁以致連兵曲直所歸彼此自見思得尋盟
之計用申割地之言厥後事因稽留盟約復變況上皇之鑒未遠
抑亡遼之戒在前誠思再造之恩可忽經久之計將久保有成之
信盍早畫元議之疆會自為辭管行致送今則反假士民之固圉
更張軍勢以解圍茲事難圖昔言安在乃者差蕭仲恭趙倫等齎
書報復回日輒受閒諜之謀陰傳構結之文敢蹈前非又在今日
為此尋申過朝廷奉到宣命據此釁惡更踰上皇仰就便差官問

罪從長相度施行令差保靜軍節度使楊天吉昭德軍節度使王汭充問罪使副前去若深悔前過請速令皇叔越王皇弟鄆王并大少宰一員同詣行府齎書陳謝過咎仍據元割三府即行戒諭并令開門以待撫定苟不能此的示所圖謹白 北盟會編 大金弔伐錄

書外聞達事件

一昨據當府領兵至高郵縣有元差去人使王介儒撒離毋與差來宋彥通郝抃等同報講和備領旨意續允迪至既言交割太原府請先去計會本府官員開門仍遣郝抃復報依準施行去時尋差附奏初以太上皇承先皇帝之恩言不盡意後因棄德結絕信使事至於今蓋邊臣與執政通連邀功所致具此奏聞去來

一據前項報和使副此時備言上皇自省前非傳付今上應有誤國姦臣並已貶竄顯是至誠看詳和事未審能保願以永孚大信是爲長計亦委具此附奏去來

一遣郝抃同領兵至太原府見依舊堅守尋問路允迪如何不行
交割卻回到本府文字言交割朝命在先所奉堅守朝命是後致
難開門兼姦細人等處獲得其眞定府劉鞈䩭書云李綱密奉聖
旨委令堅守隨宜措置當府爲數處議同及路允迪告乞申覆朝
廷諭允迪以上皇自省前非已經禪位今次決無再有渝盟定是
姦臣依前邀功所致若欲申稟請就便施行由此路允迪會經奏
審日後更無求耗此上量摘軍馬屯駐圍守本軍還赴西京前次
太原府都統所申宋兵數路屢來援府足認先發釁端事不得已
遣兵迎敵並皆掃滅又於七月遣到張亢計議三府續發大兵節
次前來亦戰殺殆盡看詳來意全是隱誤敵情潛蓄惡毒欲解重
圍非是誠實與當府預測詐和先於郝抃處所言並同
一當府竊念昨以上皇禪位蓋撫邊帥臣誤國今卽屢發大兵來
援太原府亦是姦臣所造深慮蔽蒙前後敗亡諸路軍兵巧誕奏
聞不使上知

一貴朝若還復尋舊好慮以正圖益已或不從本朝所欲決難休和因何舉此若許貴朝謀便終歲連兵又似今日願不聽納姦臣乞以至誠修睦勿虛示甘言包藏異心非惟貴朝大金利便兩朝各有益國決千萬年

一若欲準前休和乞依差去使副所賫書內事意施行除書事目外攻下太原續有聞達事理

一當府依準所奉聖旨委差楊天吉王汭等充問罪使副元限行府比到太原卻管同來泊到太原其人等猶未還界稱早已牒取接伴去訖當府看詳應是爲已密令堅守猶未謀圖復故指人使不早過界緣太原已是割屬本朝理當存惜卻爲終不從順於九月三日因怒縱軍攻取晝時便下闔城大小職官軍民並依軍法施行訖外張孝純并男浹二人爲是故違再結歡好爲首柄定府人不令依準交割殘損了太原府路生靈無數其罪並在前人父子合要張孝純在南骨肉以此留在軍前唯守候家屬乞賜發遣

更慮姦臣奏言張孝純是爲國盡節忠臣不可分付儻或聽納終難杜絕渝盟必難休和若是依準發遣令後姦無敢再犯須是事出至誠使鄰國可以信重

兵近都城上宋欽宗書

宗翰 宗望

天會四年閏十一月三日大金骨魯爾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近楊天吉等同特沐華音準割黃河東北路州府軍縣人民悉歸大金仍依來示一一專聽從命者當府照會訖深認美意見差官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分路交割去訖今勘會有數州在河內而來書不入交割之數所索官員及家屬多有漏落係使人理會不盡來書亦不見分明又不言後約以故兩路重兵已近都城期在定一今差保靜軍節度使司農少師楊貞翰孛堇撒離毋專往計議所有事宜並已丁甯口諭前去幸望依從以副從命之言初陽在律善履多祺專奉書陳達不宣

上宋欽宗請上皇爲質書　宗翰 宗望

天會四年閏十一月十三日大金骨魯爾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頃者專使人仰期親會今辱書音雖云備悉而使人卻稱大宋皇帝有懷疑惑者其所云躬親出城豈有他意但以前後所言一無誠信遂有是議以驗稟從今既疑惑肯忍必也果若聽命不違據見去人使所諭事宜並依從更有事宜仍遣親信堪議論官同何㮚等不過此月十五日出城貴憑約諭比至結絕以來別遣上皇越王皇子親弟爲質今再差保靜軍節度使司農少師楊貞幹孛堇撤離毋等專去計議式當寒律善保多祺白　大金弔伐錄

復宋欽宗書　宗翰 宗望

天會四年閏十一月二十二日大金骨魯爾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介使復來音書薦至詳味再三徒深披閱而來使云一面攻城遣使有懷疑惑又云報謝

通和乞好解圍者且今之所舉蓋緣渝約雖有聽命之言未有聽命之實況以議定畫河特謂信須差官同去交割而彼人反謀捉拏此之無信甚於去春遂議出質割城發送官員聽命還都表信方許通和人使既回一無依從以故曾議進擊然念宗社不忍立墜且陳器備聊示攻城之勢本俟貴朝必圖悛悔面自謝和其誅安在必欲保全宗社永固歡和曷若並從已諭表信有實則所謂解圍肯延時刻一諾之言爭忍反覆如或執迷決無所從敢謂安危之理灼然驗於歸時隆寒犯律倍冀多祺白

上宋欽宗請近上官員議事書　宗翰　宗望

天會四年閏十一月二十六日大金骨盧爾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累遣使人備陳誠懇緣以執迷未盡定一且朝廷全付燕雲蓋務善鄰而貴朝不爲厭足遂招背德結搆逆賊招納叛亡此釁隙之所以生也去春王師到城哀鳴請和願畫三鎮計許和好又圖不軌密令堅守遣兵救援

此釁之所以深也洎再舉問罪猶執謀計不肯聽命遂致事勢及此向處京人驚駭昨日遣李若水下使臣入城以示慰諭今承遣到景王一行洞悉悛悟然聽命事大專俟更遣執政何㮚并近上堪與議事共同請命無以猶迷禍及平人專奉書陳達不宜 大金弔伐錄

上宋欽宗要上皇出質書

天會四年閏十一月二十七日大金骨盧爾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宗翰帥皇子右副元帥宗望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幣章既報美問復臻雖承懇告之言未副質親之素再敘悃悰更煩聽覽且重兵纔至屢望會盟因謂疑惑乃從高意惟索上皇已下爲質已亦不依應遂生兵怒以至攻擊而一無他辭但云收兵其理安在況事勢及此宜從初議早冀上皇與皇子出質別差近上官員交割已畫州府軍縣北望開門撫定已來更遣逐府州長官血屬執質仍使前項逐官親戚每州各一名同交割官前去說諭俾知納土又一面速

送所索官員幷家屬緬惟照亮曲認懇誠專奉書陳達不宣白大金弔伐錄

上宋欽宗請喚回康王書 宗翰

既往不咎故無可言事至於今良可驚愕康王見往河北可追大臣一人同使命喚回未審聖意如何凝寒伏惟善保壽祺 北盟會編 靖康紀聞

上宋欽宗索犒賞書 天會四年 宗翰

骨𥀹爾移資勃極烈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謹致書於大宋皇帝提師遠涉惟賴金銀犒設軍兵近日差官入京城撿視府庫藏積絹一色約有一千四百萬疋於內準備取犒賞所須一千萬疋今承來示披尋深意恐似有防取索假以爲辭於理未安初破一城時本議縱兵但緣不忍以故約束今欲犒賞諸軍議定合用金一百萬錠銀五百萬錠段子衣絹不限數官私早望依數應付見在府庫絹雖見有餘唯取所須之數金銀段子亦依所須之外必不

多取昨來本府再舉之際累承示諭金帛費耗驗今所諭似謬前言且冀亮悉無用匿辭專奉書賫達不宣謹言 北盟會編 靖康要錄

賀張邦昌書 天會五年 宗翰

具位謹致書於大楚皇帝闕下向承明詔擇立賢人爰及士庶之謀已諒英聰之德具聞天關優降冊書禮命恭行羣情胥悅未遑伸於慶祝不圖辱於華緘幸容先導微悰繼陪高論今差榮祿大夫兵部尚書護國軍廣陵郡開國公高慶裔彰武軍節度使金紫榮祿大夫撿校太保兼御史上騎都尉隴西縣開國子李仕遷充慶賀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謹白 北盟會編 大金弔伐錄

復張邦昌書 宗翰

天會五年三月十四日大金骨會爾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謹致書於大楚皇帝闕下比遣使下聊申慶禮辱緘封

之繼至亦悃愊之靡深其於感藏未易敷述所云之事佇期翌日
仰奉光儀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大金弔伐錄

與張邦昌書

天會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大金骨盧爾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宗翰）皇
子右副元帥謹致書於大楚皇帝闕下近辱華音備詳雅意以左
丞馮澥管軍郭仲荀皆素著於忠儉欲俾還於職務竊以上件官
將要之定議係於北還既來命之克勤何弊府之敢恪發書樞密
院事曹輔禮部侍郎譚世勣中書舍人孫覿給事中沈晦閤門宣
贊舍人李仔朝散郎汪藻閤門祗候趙瑰給事中黃夏卿宣贊舍
人趙詵右文殿修撰朱彥通觀察使邢端彥將作少監蘇餘慶少
府少監徐天民少府監丞許汪崔亨復包師道羅公彥宋忠劉思
齊郝敏任艮臣武恭孝李琦并人從家眷等或從行廢帝或因事
軍門今并遣還庶俾分任外自來所取金帛皆係犒賞軍兵之所
急用雖不能足數亦且期大半今楚國肇造本固則安慮因徵括

之急重困斯民亦議權止又有夏國並別事宜今差保靜軍節度使齋慶觀察使李口諭所云前去計議仰惟高亮幸察悃愊專奉陳達不宣白（大金弔伐錄）

與張邦昌計會陝西地書

天會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大金骨盧爾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宗翰）皇子元帥謹致書於大楚皇帝闕下勘會承準降到大楚皇帝冊文自黃河以外除西夏新界疆場仍舊并當府所奉宣命楚夏封界就便從長分畫施行者今議定東自麟府路陽溝東底黃河西岸西歷暖泉鄜延路米脂寨大谷米谷開元堡臨夏寨聖塔谷威戎城萬安川殄羌寨盧關川杏子堡鶻鴿谷萬全寨木場口累勝寨環慶路威邊寨麥川堡定邊軍賀家原阿原堡木瓜堡九星原通歸堡定戎堡臥山寨臺興平城巢寨谷岸雞嶺寨寨市川委布谷口涇原路威川寨賀羅川賀羅口板井口通關堡蕭關秋川堡綏戎堡鍬钁川口中路堡鍬钁川堡西安州山前堡水泉定戎寨亂

山子北谷川秦鳳路通懷堡打乘川征原堡古會州自北直至抵黃河依見今流行分熙河路盡西邊以限楚夏之封所有界如或指定地名城堡處所內有出入懸邈者相度地勢各容接連兩相從便分畫布此悃悰冀爲孚察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大金弔伐錄

與張邦昌免括金銀書 天會五年 宗翰 宗望

自來所取金帛皆係犒賞軍兵之所急用雖不能足數亦且期大半今楚國肇造本固則安慮因根括之急重困斯民已議捐止 北盟會編

與張邦昌定歲幣書 天會五年 宗翰 宗望

會驗宋時除依遼國舊例歲輸銀絹五十萬兩匹外別納錢一百萬貫物以代燕地所出今若依舊例輸納且念地既分割民有凋弊特免錢一百萬貫減放銀絹二十萬匹兩每年共議納三十萬疋兩銀絹各半其數依舊例交割布此悃悰冀爲亮察專奉陳達

不宣謹白 北盟會編 大金弔伐錄

復張邦昌請歸宋舊臣書 天會五年 宗翰 宗望

早承懿諭願還舊臣以爲馮澥國之老成郭仲荀衆推忠謹此外臣僚如非欲留之人乞下遣還之令其已旋歸者係裨贊時政或留未還者俱是與留仰祈照知無煩理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元帥右監軍與張邦昌書 完顏元室

天會五年七月日元帥府右監軍謹致書於大楚皇帝闕下昨者宋人不幸趙氏敗盟由此出師至於國都乃廢宋而造楚本以示懲勸於後來者也班師之日定約具存貴心腹以相知凡事爲而必遠距今累月聞無一音緬想其閒不知何似所約陝西之地以屬夏國之疆頃被彼人請分茲土伏冀早爲劃獲用副悃忱睽違去此既遙動靜於茲未悉回復之際次第相聞商氣方凊願膺繁祉今差朝散大夫少府少監飛騎尉口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牛慶昌六宅使銀青榮祿大夫檢挍太子賓客兼殿中

侍御史雲騎尉樂詵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大金弔伐錄以上原列卷五十二